

# 哄抬原料价格 优全护理业绩暴增难掩黑历史

在同为卫生护理用品制造商的豪悦护理上市后，不甘资本布局掉队的浙江优全护理用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全护理”）寻求创业板上市。从披露的招股书来看，受疫情影响，优全护理的纺粘非织造材料（含熔喷布）等作为防疫物资生产的主要原料需求暴增，催高公司2020年全年业绩，优全护理2020年归属净利润同比大增逾11倍。随着疫情逐步得到控制，且市场防疫物资产品产能和竞争增加，优全护理的高业绩增长持续性存疑。报告期内，优全护理两家子公司因在疫情期间哄抬原料价格被罚，也让有着亮丽业绩的优全护理“失色”。

## 高业绩增长持续性存疑

招股书显示，优全护理主要从事非织造材料和护理用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财务数据显示，2018—2020年优全护理实现的营业收入分别约11.51亿元、13.16亿元、33.74亿元，对应实现的归属净利润分别约5051.2万元、9479.76万元、11.62亿元。

通过计算可知，优全护理2020年归属净利润较2019年同比增长逾11倍。在牛牛金融研究总监刘迪寰看来，优全护理此时筹划上市，主要考虑或许是其业绩增长的最佳时期。而同行业公司中金春股份、稳健医疗等龙头企业都已上市，行业竞争压力增加。若不抓住时机抓紧上市，其未来的经营风险恐将增加。

不过，优全护理高业绩增长是否具有持续性是要打一个问号的。

招股书显示，优全护理的主营业务收入包括非织造材料和护理用品两大类，其中非织造材料分为水刺非织造材料、纺粘非织造材料和热风非织造材料。优全护理2020年业绩之所以爆发式增长，非织造材料收入成盈利“功臣”。数据显示，2020年优全护理非织造材料的整体收入约25.89亿元。

优全护理表示，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暴发，公司纺粘非织造材料（含熔喷布）、热风非织造材料 其中，克重规格超过

30克的热风非织造材料一般用于生产KN95口罩）等作为防疫物资生产的主要原料，市场需求量短期内急剧增加、市场价格快速走高，导致公司2020年度业绩显著增长。数据显示，2020年优全护理纺粘非织造材料和热风非织造材料共实现销售收入约15.37亿元，较2019年度增长3.96倍。

如剔除疫情对纺粘非织造材料和热风非织造材料单位售价的影响，即按照纺粘非织造材料和热风非织造材料单位售价与2019年持平进行测算，则2020年度优全护理实现的归属净利润为39787.89万元。

在著名经济学家宋清辉看来，疫情引起的公司业绩增长属于偶发性，未来业绩存在不可持续和大幅波动的风险。刘迪寰同样认为，疫情已经逐步得到控制，未来优全护理业绩是否仍将有较高增长是未知数。

## 子公司哄抬价格被罚

报告期内，优全护理子公司涉嫌哄抬防疫物资价格被罚的情形备受关注。

招股书显示，浙江金三发卫生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三发卫材”）成立于1998年10月16日，目前为优全护理100%持股的企业，金三发卫材主要生产水刺无纺布、纺粘无纺布等非织造材料。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金三发卫材将部分纺粘生产线转产熔喷布。



据了解，金三发卫材2020年3月起采取“套餐”形式捆绑销售熔喷布和纺粘无纺布，抬高熔喷布和无纺布价格，2020年9月7日长兴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金三发卫材上述行为构成哄抬价格违法行为，责令金三发卫材改正哄抬价格违法行为并处罚款190万元。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金三发卫材赚钱能力不可小觑。数据显示，金三发卫材2020年度的净利润为95649.09万元，2020年优全护理的净利润约12.66亿元。

除了金三发卫材之外，优全护理另一家子公司广东金三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金三发”）也在2020年3月起采取“套餐”形式捆绑销售熔喷布和纺粘无纺布，提高纺粘无纺布销售价格。随后，2020年7月9日佛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广东金三发上述行为构成哄抬价格违法

## 优全护理报告期内业绩情况一览

行为，责令广东金三发改正哄抬价格违法行为并处罚款30万元。

值得一提的是，因产品质量争议，金三发卫材还被起诉。招股书显示，2020年5月22日，金三发卫材与上海岑誉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岑誉医疗”）签署合同，岑誉医疗向金三发卫材采购纺粘非织造材料130吨。因质量争议，岑誉医疗已于2020年9月向长兴县人民法院起诉。截至招股说明书签署日，该案件尚在长兴县人民法院组织下进行诉前调解。

优全护理在招股书中坦言，如公司经法院调解无效后开庭审理败诉，将对公司2020年度的经营业绩及声誉产生不利影响。

## IPO前大手笔分红引关注

优全护理上市前夕大手笔分红的情形，

亦不可避免地成为市场热议焦点。

据深交所官网显示，2020年10月30日，深交所正式受理了优全护理的IPO申请。而2020年5月27日，彼时优全护理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每股派发现金股利1.5元（含税），向全体股东派发现金股利16987.5万元。目前，上述利润分配已实施完毕。

从优全护理披露的招股书来看，该公司在2018年、2019年并未进行过现金分红。另外，优全护理2020年现金分红的金额均高于公司2018年、2019年的归属净利润数额。

资深投融资专家许小恒表示，优全护理这种做法不免让市场产生突击分红的质疑。

针对公司为何在该时间点进行利润分配、利润分配的依据以及是否具有合理性等相关问题，北京商报记者向优全护理发去采访函，截至记者发稿，未收到相关回复。

大手笔分红的同时，严华荣、吴晨夫妇获益匪浅。招股书显示，目前严华荣直接持有优全护理13.42%的股权，严华荣配偶吴晨直接持有公司9.27%的股权，严华荣、吴晨通过金三发集团间接持有公司46.09%的股权、通过高季投资间接控制公司5.76%的股权、通过翠麟投资间接控制公司2.98%的股权、通过韶华咨询间接控制公司0.88%的股权。严华荣、吴晨合计控制优全护理78.4%的股权，严华荣、吴晨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也就是说，近1.7亿元的现金红利，绝大部分都进了严华荣、吴晨夫妇二人的腰包。

优全护理在招股书中表示，严华荣作为公司创始人，也是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对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具有实质影响，对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提名及任免起到主要作用。若实际控制人利用其控制权对公司的经营决策、人事、财务等进行不当控制，有可能会损害公司及公司中小股东的利益。

北京商报记者 刘凤茹

# 花王股份控制权转让终止 国资入主预期落空

北京商报讯（记者 董亮 马换换）存有关国资入主预期的花王股份（603007），一纸公告宣布该事项折戟。3月30日晚间，花王股份披露公告称，公司决定终止控制权转让事项，公司控股股东仍为花王国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花王集团”），实控人仍为肖国强。

3月30日晚间，花王股份披露称，公司、公司控股股东花王集团与湖州协兴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州协兴投资”）在当日签署了股份转让等交易协议的解除协议，公司终止控制权变更事项。

据了解，花王股份此次筹划的控制权变更事项已历时近5个月。2020年11月3日，花王股份披露了筹划控制权变更公告，当年11

月9日，花王集团与湖州协兴投资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表决权委托协议》及《股份认购协议》等交易文件，花王集团拟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并将其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的表决权不可撤销地委托给湖州协兴投资行使，花王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其他全部剩余股份对应的表决权作出放弃安排，且湖州协兴投资拟以现金方式认购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新股。

彼时花王股份表示，上述股份转让完成交割及相关表决权委托生效后，湖州协兴投资将合计控制公司9720万股股份对应的表决权（占非公开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29%），根据《股份转让协议》的相关约定，湖州协兴投资将有权改组

董事会，并提名改组后的董事会多数席位。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将发生变化，公司的控股股东将变更为湖州协兴投资，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湖州市国资委。

对于这一易主计划，花王股份投资者“张声相迎”，2020年11月10日复牌当日，上市公司涨停收盘。但未曾料到，筹划近5个月，该易主计划最终宣告失败。

针对此次控制权终止转让的原因，花王股份在公告中并未过多介绍。但花王股份表示，因湖州协兴投资放弃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的A股股票，公司董事会将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对具体方案进行调整或作其他安排。

针对相关问题，北京商报记者致电花王股份董秘办公室进行采访，但无人接听。

# 内斗风波再起 迅游科技遭追问

北京商报讯（记者 董亮 马换换）一则免除章建伟董事职务的议案让迅游科技（300467）内斗风波再起，该事项也引来了监管层的追问。3月30日，针对相关情况，深交所向迅游科技下发了关注函，要求公司说明罢免章建伟的原因及合理性等诸多问题。

近期，迅游科技披露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审议通过了《关于免除章建伟董事职务的议案》，议案中称，鉴于章建伟作为公司董事长，缺乏对公司所处行业、发展战略、主营业务的理解，长期缺席公司战略制定和日常经营管理，提议免除章建伟董事职务。

在此次议案审议中，章建伟投反对票，称罢免理由毫无根据，系个别董事私利之举，对其罢免势必影响上市公司稳定、合规及股东整体利益。

资料显示，迅游科技2015年5月登陆A股市场，彼时章建伟、袁旭、陈俊三人为实际控制人，章建伟是上市公司的创始人之一，自上市以来一直担任公司董事长。昔日的合作伙伴，如今却反目成仇。

针对罢免章建伟董事一事，深交所关注

函中要求迅游科技结合章建伟的任职履历、从业领域与公司主营业务的匹配性、个人决策能力等，详细说明公司罢免章建伟的原因及合理性；说明章建伟任职董事长期间的履职情况，是否存在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及履职不规范情形。

另外，深交所还要求迅游科技结合《公司章程》具体条款说明本次董事会召开程序的合法性及有效性，罢免章建伟的合规性；说明罢免章建伟对公司董事会运作及内部控制体系运转的影响，是否可以保证公司治理及重大决策机制的规范运作。针对相关问题，北京商报记者致电迅游科技董秘办公室进行采访，不过未有人接听。

实际上，此次已并非迅游科技首次上演“宫斗”大戏，早在2019年双方的矛盾就已曝光台前。

回溯迅游科技历史公告，2019年9月5日公司审议通过《关于免除章建伟董事长职务的议案》，之后袁旭、陈俊通过微信和书面方式向监事会提交了《关于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提议》，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于免除章建伟

的董事职务的议案》，这让章建伟与袁旭、陈俊两人的矛盾一触即发。而对于双方矛盾的源头，恐与高比例质押压力以及公司治理有关。

不过，上述“打压”章建伟的议案，最终均未“落地”。彼时，迅游科技表示，近期章建伟、袁旭、陈俊三位实际控制人就公司治理、大股东质押纾困、管理层新老交替等相关事宜进行了充分沟通，达成了充分谅解。这也意味着章建伟、袁旭、陈俊三人的内斗告一段落。不料，时隔逾一年时间，双方内斗再起。

在关注函中，深交所也要求迅游科技结合公司前次和本次罢免董事长的具体情况，说明公司实际控制权是否稳定，是否存在控制权之争。据了解，由于袁旭、陈俊将持有上市公司全部股份的表决权不可撤销地委托给贵阳市大数据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数据集团”）行使，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已自2020年9月起变更为大数据集团，实际控制人变更为贵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易行情显示，迅游科技3月30日收跌351%，股价报1156元/股，总市值为23.49亿元。

## 老周侃股 Laozhou talking

### 注册制新股上市后缘何跌多涨少

周科竞

注册制下的新股，上市首日不设涨跌幅，到目前为止上市首日破发的新股少得可怜，而上市首日股价疯涨数倍则是常态，这也导致注册制下的新股上市首日产生巨大的泡沫，再优秀的企业也经不住这样的过度投机，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新股上市初期就是最高点，而后开始逐步阴跌，股价能够稳健增长的少之又少。

新股上市之后的持续走低，最重要的原因还是上市当天涨的太多了，由于新股上市前5日不设涨跌幅，却有T+1的交易限制，在巨大的炒作资金推动下，新股上市前5日成为了疯狂投机的极佳标的。但5日一过，新股的超级投机属性就会被更新的新股所替代，没有了投机资金支撑的新股，股价又高得离谱，那么一路下跌也就是大概率事件了。

如何化解这一高估风险？本栏提出一点建议。不是前5日不设涨跌幅限制，而仅仅是新股上市首日的集合竞价不设涨跌幅限制，此后连续竞价阶段按照开盘价设定一定比例的涨跌停板，例如20%。这样一来，新股的投机性就会大大降低，新股的定位也会更加合理，买卖双方集合竞价阶段撮合出最接近合理价格的开盘价，即使这个开盘价有所偏差，也可以通过后续连续交易加以修复，如此就不会出现非理性的投机炒作，新股上市后的走势也会归于正常。

此外，在新股前5日不设涨跌幅的前提下，还可以增加单次的T+0操作，很多时候新股上市首日都是早盘大量换手，到了尾盘换手率已经接近90%甚至更高，此时能够卖出的新股已经寥寥无几，大资金在此时疯狂推高股价，阻力已经很小，这也是造成股价严重偏高的一个原因。如果有了单次T+0的操作，在投资者看到股价出现非理性上涨的时候，当日买入股票的投资者就可以逢高减持平抑股价。同时追高的投资者也有及时止损的机会，这样一来，如果大资金再强行拉抬股价，就有可能买走全部的新股流通股，其中的风险也会引来大资金的警惕。

核心点就是让大资金不敢疯狂投机炒作或者不能投机炒作，但现行的5日不设涨跌幅恰好是鼓励了大资金的短线投机炒作，他们运用资金优势加上散户投资者强大的“赌性”，造成了股价在5日炒作之后的严重高估，以及此后的连续下跌，最终散户投资者为此买单。

本栏推崇使用规范交易制度的方式阻止大资金的恶意炒作行为，毕竟这些新股都是经过了审查的好公司，总是上市后一路下跌也不太好，真正想买入股票并长期持有的价值投资者，也只能望而却步，直到它们的股价下跌到足够低的程度，但此时散户投资者的损失已经很大了。